与你对话的方式 摄影:徐 群

难忘军营拉歌声

□/文 江辉生

“一排的,来一个!一二三四五,我们等得好辛苦!一二三四五六七,我们等得好着急!”前些日子,路过某部营区,隔着围墙听闻部队在进行拉歌训练,那一刻,我仿佛又看见那些攥着马扎的战士、挥汗如雨的指挥员、军歌中绽放的青春……铿锵的号子如破空之箭,穿透近三十载春秋的时空帷幕,将记忆拉回热血沸腾的军营。

“东风吹、战鼓擂,我们拉歌谁怕谁!谁英雄、谁好汉,咱们拉歌比比看!”初入新兵连的首次露天电影之夜,训练场上的声浪惊破了夜的寂静。六个新兵方阵如六柄出鞘的钢刀,在星月交辉下展开气吞山河的拉歌对决。那声震九霄的呐喊,恰似千军万马踏破贺兰山缺,惊得夜露簌簌坠落。初来乍到的我们何曾见过这般阵仗,虽已囫囵学得《说句心里话》《咱当兵的人》等军旅战歌,但如此声势浩大的拉歌较量,委实令人心旌摇荡。声浪翻涌处,恍若看见无数年轻战士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演兵场,那磅礴气概直教人热血沸腾。

犹记得新兵二排六班阵前,站着我们那位被称作“小上海”的班长。这个来自黄浦江畔的小伙子平日里带兵时温文尔雅,此刻却如换了筋骨:昂首立于队前,双臂如旌旗般挥舞,洪亮的声音直穿云霄:“一二三四,一二三四,像首歌!绿色军营,绿色军营,教会我!”一曲《一二三四歌》唱罢,他剑指邻近的三排七班朗声“发难”:“我们唱了一身汗,七班不要坐着看!我们唱罢该谁唱?七班,要唱就得快点唱,表率作用要像样!”七班班长是位山东大汉,见状打起了太极:“六班唱得好不好?好!再来一个要不要?要!要!要!”我们班长岂会上当,当即回以《智取威虎山》般的机敏:“山对山来崖对崖,我们唱罢该你来!为何至今不唱开?”七班班长见退无可退,陡然挺直腰杆:“来一个就来一个!革命歌曲大家唱,你不唱来我来唱!”说罢扬手击节,领唱起《打靶归来》。

这边酣战正急,那边早已按捺不住。霎时间,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《保卫黄河》《什么也不说》……歌声雄浑激越,此起彼伏,震撼人心。这边《我是一个兵》的号子刚落,那边《当兵干什么》的战鼓又起,声浪叠声浪,直把夜晚的训练场震得地动山摇。我清晰记得,当全连齐唱《咱当兵的人》时,值班员突然打开所有探照灯,雪亮的光柱划破夜空,千人大合唱的声浪犹如黄河奔腾的波涛,在月光下织就一幅壮美的画卷。

拉歌从来不是独奏,而是血脉的共鸣。比的是钢浇铁铸的意志、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、永不褪色的战斗精神。近三十载军旅岁月,从基层连队到各级机关,从青涩学员到带兵干部,从抗洪抢险的堤坝上到野外宿营的帐篷中,每逢拉歌,我必全力以赴。管他音调准不准、音色美不美,只管扯开嗓子吼,直吼得喉头滚烫、心潮澎湃、双目如炬。这才是军人的气势,绿色方阵的阳刚之美;这才是军人的本色,钢铁长城的磅礴力量;这才是军人的荣光,永不言败的军魂传承。

今朝再闻拉歌声,恍见当年青葱岁月。那声震云霄的呐喊、气吞山河的豪情,早已融进血脉,在每一次强军号角吹响时,迸发出震古烁今的力量。

到山里去

□/文 孙月霞

“别闷在家里了,走,去山里转转。你手术后都蛰伏三个月啦!吹吹山风,闻闻草木香,多好。”电话那头,闺蜜一句极具诱惑的“到山里去”,我毫不犹豫地应允。

伴随车载音响流淌的轻柔民谣,九龙山的苍翠扑面而来,蓦然惊觉:此刻,满世界绿意浸透!穿过熟悉又久违的被绿叶遮蔽的“爱情隧道”,斑驳光影在车窗上跳跃,人,恍若穿越时光缝隙,赴一场山川岁月的约定。李塔水库宛如藏在山间的翡翠,水面倒映流动的洁白。此情此景,我不忍放下手机,拍下福道如彩虹般穿梭于密林、公路向远方延伸的自由奔放、与好友惬意满满的美照。山风裹着草木的味道拂过面颊,带着不可言说的治愈力量,将困扰内心多时的阴霾吹散。

午餐,坐在一家农庄品尝土菜。果蔬飘香的农庄隐藏在竹林深处,宛如世外桃源。原木走廊优雅地架设在潺潺溪水上,踏上去每走一步,都能感受到木材特有的温润质感。锅碗瓢盆交响曲在厨房激情演奏,红烧老鹅的香气诱惑人不停地吞咽口水。我们选择走廊就餐,这样,可以沐浴着山风,边吃美味边欣赏山景。坐在弹性十足的藤椅里,脚边,趴伏一只温顺的中华田园犬,它时不时用柔软的身子蹭我示好。不远处,蹲守着两只猫。它们应该是闻到了清蒸白鱼的香气,眼神布满渴念。担心被忽视了存在,不时发出轻轻的“喵喵”叫声,像在催我们施舍鱼头、鱼尾给它们解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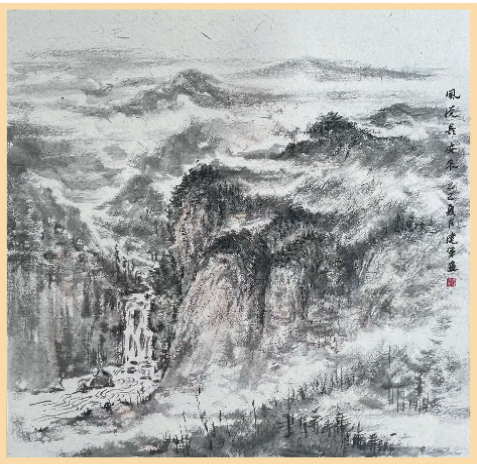
清空碗碟,忙着擦嘴补妆之际,老板娘端来一盘红瓤黑籽的西瓜:“自家种的,甜,不要钱!”笑容真诚,彰显山里人的淳朴。放下矜持,大口啃食西瓜,清甜的汁水瞬间在舌尖炸开。离开时,我们每人买了两个大西瓜,欲与家人分享这份来自山里的、小时候的味道。

短短半日山行,突然感悟:远离喧嚣的山水是身心疗伤的另一帖良药!成分:一缕山风、一抹阳光、一顿农家饭……看似普通,组合在一起能爆发极大的能量,慰藉心灵,一路向阳。

石缝里的西瓜

□/文 赵红梅

一枚西瓜花
开在哪瓜就长在哪
就如你
石缝就石缝 阳光
只照拂一小半的身体
更兼风雨冷漠 不敢
想没有良田作支点
在狭窄贫瘠的石头间
谁可以如你的从容
拥有最鲜艳的信心
最甜蜜的内心
让见到你的辛劳之人
口水直流


风从长安来 国画:张建军

葱茏

□/文 米正英

那个迎面而来的人
他有着长风的凛冽
细雨的缠绵
他走向旷野
步履坚定
佩环叮当
携带着铃兰的香气
而我视他为空气
充满葱茏的内心
青翠欲滴

致梅书

□/文 杨 莹

一直想写梅,可总是忙忙碌碌,没有机会。近期连续参加了与她有关的活动,于是成就了这篇文章。

梅深耕教培多年,且是一家茶餐厅的主理人。我和她十多年前因做公益相识,当时我们两家团队每年都会参与慈善义演。梅为人友善,记得我团队排练旗袍秀,借用过她的舞蹈房;我开茶书院时,曾长时间借用她的沙龙室。我们楼上楼下,一度热络得很。受疫情影响,我停办茶书院,梅的西餐厅也备受冷落。我劝她停业,毕竟周围喜食西餐的人还不多。许是曾在国外待过的经历,梅割舍不下,一度靠情怀在支撑。

慢慢地,梅开始穿传统服饰,店里的布置换成简约的中式,直至主食也由西转中。梅购买了很多养生的中药和茶,每个进店的人,包括接孩子放学的,她都免费赠送一杯茶。梅是行动派,就此延展出茶餐厅:保留西餐,增加中式茶饮、简易中餐。随之,促生一期一会的“阳光女性成长沙龙”。梅不定期举办公益读书,免费提供茶水、茶食。随着参加人数越来越多,成本逐渐增加,但梅一直恪守初心。由于我在外地工作,对于活动邀请,只能在遗憾拒绝和见缝插针之间摇摆。

人生旅途,我们每个人都和梅一样有着属于自己的经历,个中滋味自知。但我相信,无论是谁,只要内心投射的是美好、是感恩,终将收获祝福和成长。

幸福的面容

□/文 丁火女

一切都是有征兆的,也有无数不在场的证明。目力所及,雨丝紧凑而莲蓬有爱。蜻蜓别名丁丁,它们口器发达,羽翼丰满。一只复眼里的夏天,桃子有张甜美多汁的脸;毛茸茸的痒,唤醒打瞌睡的皮肤。当肩膀接过树枝粗糙的抚摸,飘飞的落叶是我们已经丢弃的悲伤。总之,幸福也爱开玩笑,它乔装打扮,有无数个分身。其中一个正抡圆手臂,抛出的碎石瓦片,在河面猛戳几个洞,冒出清凉的泡泡。它有七十二张变脸,助你应对八十一难。

夏日赏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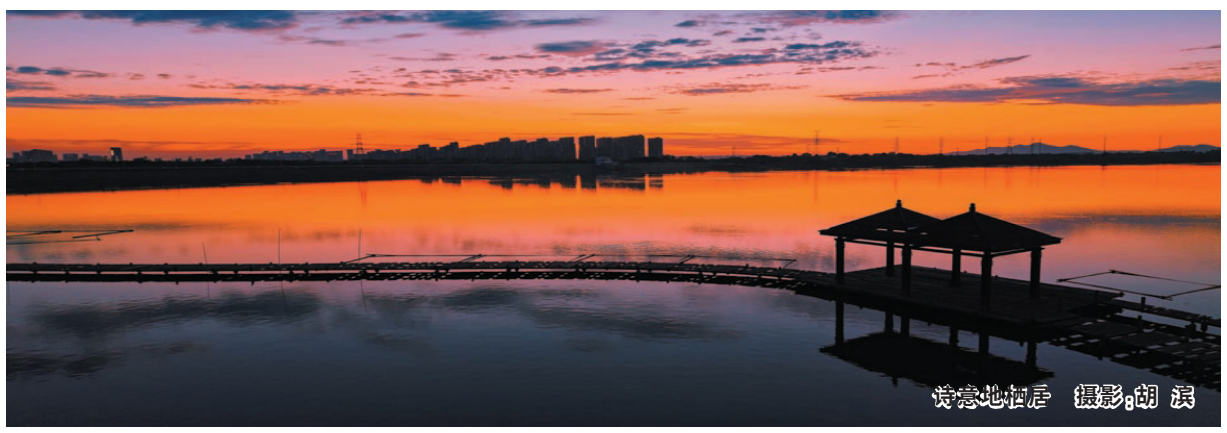
□/文 戴永兵

翠盖莲香久相违,
珠凝晓日叶正肥。
一支菡萏凌云上,
几尾蜻蜓带露飞。

徐行幽境

□/文 范美庆

雾锁层峦露浥枝,
林深蔽日隐茅茨。
徐行幽境心尘涤,
醉入烟岚忘返时。


诗意地栖居 摄影:胡 滨